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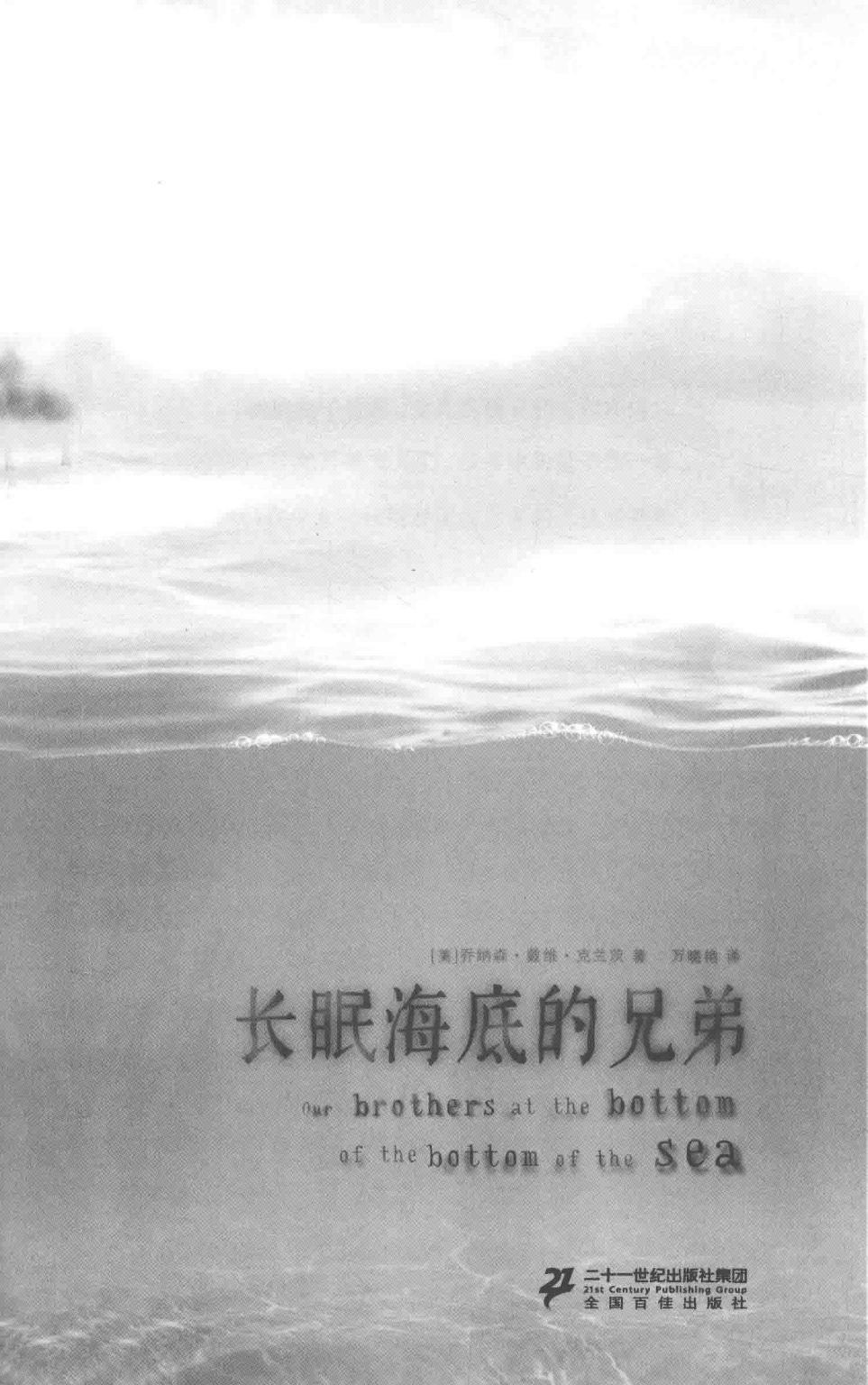
零时差·YA书系
阅读与世界同步



[美]乔纳森·戴维·克兰茨 著 万晓艳 译

长眠海底的兄弟

our brothers at the bottom
of the bottom of the sea



[美] 乔纳森·戴维·克兰茨 著 万晓梅 译

长眠海底的兄弟

Our brothers at the bottom
of the bottom of the sea

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眠海底的兄弟 / (美) 乔纳森·戴维·克兰茨著; 万晓艳译.

-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 2018.3

(零时差·YA 书系)

ISBN 978-7-5568-3369-6

I. ①长… II. ①乔… ②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1752 号

OUR BROTHERS AT THE BOTTOM OF THE BOTTOM OF THE SEA by

Jonathan David Kranz Copyright©2015 by Jonathan David Kranz.

First published by Henry Holt and Company, LLC. 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4—2016—0332

长眠海底的兄弟 (美) 乔纳森·戴维·克兰茨 著 万晓艳 译

编辑统筹 魏钢强

责任编辑 唐明霞

特约编辑 尹琳

美术编辑 费广

排版制作 申梦思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9×1194 1/32

印 张 7.25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3369-6

定 价 2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04—2017—928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12056

本书谨献给我生命中最重要女性：
我的妻子爱琳，女儿吕蓓卡和安娜斯塔莎。
尤其是女儿们，像书中的雷切尔一样，
她们在少女时代就展现出勇者的无畏和果敢。

主要出场人物

贾森·沃特斯——沃特斯家长子，曾任游乐场员工

伊桑·沃特斯——沃特斯家次子，“香滋滋小铺”员工

查克·沃特斯——贾森和伊桑的父亲，曾是游乐场的高层管理人员

盖瑞特——伊桑的朋友

米切尔——盖瑞特的助理

雷切尔·利里——利里家长女，柯蒂斯的姐姐

柯蒂斯·利里——利里家次子，唐氏综合征患儿

贝蒂·利里——雷切尔和柯蒂斯的母亲

斯莱奇·利里——雷切尔和柯蒂斯的父亲

凯夫人——柯蒂斯的朋友，一直照顾和帮助雷切尔与柯蒂斯的老妇人

鲍比·斯通——“幸福世界”游乐场老板

黛安娜——鲍比·斯通的女儿，海盗游乐场总经理

沃尔特——游乐场员工。后升任“香滋滋小铺”主管，海
盗游乐场监管员

麦克——海盗游乐场颇具资历的老员工，因为斯通要培养
女儿黛安娜而无法升任总经理

尼奥纳德——黑人，前员工，负责开过山车

斯坦——尼奥纳德经常光顾的咖啡馆服务员





目 录

火灾之后	1	
第一章 依计行事	4	
		13 / 2013 年 5 月 17 日
第二章 贾森会怎么做 ...	16	
		25 / 2013 年 5 月 24 日
第三章 雷切尔计划	27	
		36 / 2013 年 6 月 6 日
第四章 慎用工具	38	
		46 / 2013 年 6 月 23 日
第五章 自由的绿丝带 ...	49	
		62 / 2013 年 6 月 30 日
第六章 一件圣诞礼物 ...	67	
		75 / 2013 年 7 月 9 日
第七章 玩具的地狱之岛	80	
		95 / 2013 年 7 月 14 日

第八章 以假乱真的舞会时间	99	
	114 /	2013 年 7 月 19 日
第九章 身后之事	119	
	129 /	2013 年 7 月 25 日
第十章 瓜子	132	
	139 /	2013 年 8 月 14 日
第十一章 制订计划	143	
	152 /	2013 年 8 月 19 日
第十二章 绕着水族箱	156	
	162 /	2013 年 8 月 29 日
第十三章 雷切尔的孩子	167	
	175 /	2013 年 12 月 13 日
第十四章 回家的时刻	179	
第十五章 老鼠	183	
第十六章 你如何处理破碎的贝壳	188	
	192 /	2014 年 8 月 13 日
第十七章 父与女	198	
第十八章 火	210	
第十九章 离去	214	

火灾之后

海滩是警察和消防员们唯一不能封锁的区域。火焰吸引了人群，人们聚集在沙滩上，暗红的天空和从海镇升腾的白色烟柱把他们吸引到了一起。已经后半夜了，形形色色的人聚在一起。他们从梦中惊醒，匆忙起身，套上随手抓到的衣服——睡裤、宽松的短裤、超大T恤和拉链连帽衫。大多数时间里，他们默不作声地看着“幸福世界”游乐园被火焰笼罩、燃烧；他们缩成一团抵御深夜的寒凉；小孩子抱着父亲或母亲的裤腿，大人们用手掩着嘴，惊讶地屏住呼吸。空中回响着扩音器吼出的各种命令和木头在炙烤中爆裂的噼啪声。聚集的人群似乎在火的魔力之下怔住了。涨潮的海水爬上沙滩，把最靠近大海的围观者吓得跳起来——突如其来的潮水仿佛一双双冰冷的手，从脚下伸过来抓住了他们的脚踝。

在游乐园几个拱形入口和城堡塔楼的外墙前，身穿黄色雨衣的消防队员们正高举着消防水管，弧形的水柱从

闪亮的镀铬喷嘴中喷射出去，拼命浇洒在不肯退让的火舌上。火焰宛若亮红的藤蔓缠绕着城堡的塔楼，攀缘而上，吞噬着城堡的护墙板，照亮了在城堡上站岗的哨兵假人，以及他制服上的铜纽扣和刺刀上的钢片。怀着对哨兵假人默默的同情，聚集的人群站得更近了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将要面临厄运的哨兵假人。

扩音器里吼了一声，消防队员们立刻撤退。一块块被烈焰裹挟的护墙板从城墙上落下来，雨点似的砸向宽阔的步行栈道。围观者的同情心立刻转移到地面上的一个黑色动物身上——一只玻璃纤维熊，它正站在中央大门旁，高举双臂欢迎来宾。霎时间，破碎的护墙板携带的火焰把黑熊包裹了起来，那个多年来欢迎宾客的手势成了求助的姿势，乞求自己能从熊熊烈焰中被解救，逃离出来。

围观的人群既害怕又愕然，再也无法保持沉默；他们开始发出抗议，先是低声耳语，然后就大声喊起来：“不！”“这不可能！”“不行！”

在聚集的人群外，远远地站着两个年轻人：一个是戴着棒球帽、面色苍白的姑娘；另一个是黑人男孩，一头不安分的蓬松卷发在微风中飘扬，姑娘的头靠在他肩上，仿佛要在他蓬松的卷发下面寻求保护。

“看！”她说。一整面城墙脱落了，一股炽热、暴躁的火柱蹿了起来，假人哨兵、塔楼和旗杆随着城墙一起轰然倒塌，露出光秃秃、乌黑的钢架和冒着缕缕白烟、耷拉着的电缆。那头熊被碎片彻底埋葬了。

“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？”小伙子问道，“人

们会说，‘这是我们的“9.11”，“幸福世界”被烧毁的那一天’。会有海报和T恤印着‘牢记2014/08/14’。”他捏了一下同伴的手指头。“他们会来找我们的，”他说，“我们该走了，走吧。”

“不行。”她说，“太显眼了。”

“伊桑怎么样？你觉得他……”

“不是他。”

“很高兴你这么有把握。也许他以为是你干的。你觉得他会这么说吗？”见她没有搭腔，他又接着说，“他们会追查纵火犯的。”

“那他们就错了。”

他审视着她的脸：“你知道是谁放的火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”她回答道，用胳膊搂着他，“斯莱奇·利里^①？”

“但愿吧。但这不是漫画书。”他说，“说真的，是我们熟悉的人吗？”

“我们熟悉的人吗？”

“幸福世界”城堡的外墙被烧塌之后，暴怒的烈火仿佛发泄完了，渐渐暗淡下来。火苗慢慢熄灭，随后升起滚滚浓烟，聚集在海滩上的人群逐渐散开。

“我们熟悉的人吗？”姑娘又说道，“是，也不是。”

^① 本书中提到的一个漫画人物的名字。

第一章

依计行事

雷切尔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她想要的东西，或者，她并不知道自己真正要找的是什麼。但她确信，只要走过当季用品的展示区，比如摆着冲气玩具和荧光冲浪板之类东西的地方，她就一定能找到那些实用的普通商品——这些才应该是五金商店真正的买卖。这家五金店有挂得低低的荧光灯、散发着酸腐气味的除草剂和各种粗麻袋。雷切尔像临时留宿的客人寻找洗手间一样，在货架之间逡巡张望。从天花板垂挂下来的标识牌没什么用处，她希望有更清晰明了的指示，比如：“修补墙上的洞，你需要的工具在此。”

一名身穿商店工作服的店员走近雷切尔，打量着她，仿佛预先猜测出顾客的需求是他日常工作的内容之一。雷切尔不喜欢这种关注。通常，她穿衣打扮不惹人注意，宽大的工装裤和白色运动衫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，让她看起

来像一个瘪了的气球；一顶深蓝色的棒球帽扣在棕色的披肩长发上，帽子中间有个浅浅的 M 印迹，那个 M 是纽约大都会队的队标；她的帆布运动鞋原先是鲜亮的蓝色，现在是脏兮兮的灰色。

“在找什么东西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我需要修补一个洞，墙上的。”

“干砌墙？”

“是的，墙是干的。”她有点生气。她和贝蒂至少还有最基本的生活能力，不至于把该死的墙弄湿。

男店员把双臂环抱在胸前，微笑着。他假装耐心地问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墙是石膏板砌的还是石膏砌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就是一面墙。”

“那好——吧。”他问道，“多大的洞？”

大概有男人的拳头那么大。不是一个特别魁梧的男人的拳头，也不是一个盛怒的男人的拳头，而是一个失意的男人的拳头。他说完了所有要说的话，还非要再留下些什么才肯离开——他用拳头把最后的告别留在了墙上。

“大约有甜甜圈那么大。”雷切尔回答道。

“是甜甜圈里面的那个圈，还是整个甜甜圈那么大？”

“整个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像整个甜甜圈那么大。”

“好的。”那名男店员说，“很高兴我们准确地知道了洞有多大。”

他掰着手指头，把必需的东西一一列出：“你需要一把二十五厘米的刀，也许十五厘米也行，一个工具箱、一些泥浆、一个和泥的盆……”

“泥浆？”

“就是胶水。”他刮着工作服上的一个泥点说，“你知道，找个帮手可能会轻松一点。找个人替你干这活儿。”

雷切尔在心里说，才不会呢。那个在墙上留下洞的家伙，就是贝蒂找来修理水龙头的水管工。一个月再加上许多个吵闹的夜晚过去了，水龙头依然漏水，只是漏得不那么厉害罢了。

“我们打算自己修。”她说。

“那么，你们需要合适的工具。”他摆手示意雷切尔让开。她等在一旁。他从货架上取下各种必需的工具，在柜台上堆起来，像是挺贵的一堆工具。男子扫描登记各种工具时，雷切尔欣赏着收银机旁边展示的商品：钥匙圈、糖果色的微型电筒、小折叠刀。小折叠刀太可爱了，虽然既不能当工具用，也不能当武器用，倒是可以很容易地放在钱包或口袋里。她可以轻松地把这把小刀握在手里，雷切尔暗自思忖。

和柯蒂斯在一起时，顺手牵羊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他是一个移动的分心神器，他友善、有魅力、吸引人，主要吸引女性，但也吸引男性。他们会立刻把喜爱抛撒给他，像虔诚的信徒把美元抛撒给巡游的圣徒那样。在柯蒂斯拨动他们的心弦之际，她就顺手拿走他们放在桌上、柜台上和架子上的东西。在家里，她的梳妆台有一只抽屉，里面装满了她从来不用的化妆品，还有一个壁橱的架子，上面挂满她从来不穿的衣服——这不是关键，关键是，拥有的不可以少，窃取时越多越好，不过，用多用少则无关紧要。

现在，这名男子就站在她面前，距离不到一步远，或许比一步稍远一点。这样的距离太近了。但雷切尔觉得，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近。“你有好的临时工的电话吗？”她问。

“等我把这些账算好之后。”

她笑着说：“也许你说得对，我可能需要帮手，以防万一吧。”

“你有七天时间可以退货，”他一边说，一边转过身，拉开身后的抽屉，“如果你有发票，而且东西没有使用过的话。”他翻找名片时，雷切尔拿起展示台上的一把翠绿色折叠刀，偷偷地放进工装裤的口袋。口袋被撑得鼓鼓的，重重地往下垂，像一个熟透的水果。

雷切尔光着脚，沙子在脚下凹陷下去，湿漉漉、冷冰冰的。黑暗令贝蒂满意，她说道：“到时间了。”她俩穿过沙滩，向海边走去。贝蒂拿着枕头套，里面装满了贝壳，她非要这么拿着。雷切尔拎着鞋子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纸片在风中沙沙作响。海滨步行栈道离她们越来越远，渐渐地只能看见漆黑的天幕和暗沉的海滩之间若隐若现的一溜灯光，汹涌的海浪声淹没了步行栈道上人们的谈笑声。

“你不应该……你知道吗？”贝蒂挥动着没有拿东西的那只手，指了指雷切尔身上的衣服。

“这身衣服我一直穿着。”雷切尔回答道。

“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今天应该是个特别的日子。”

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。在雷切尔修补墙上那个洞的时候，贝蒂说她们总算渡过了难关。这一年过得很艰难，她们需要一个崭新的开始。关闭一扇门，同时开启另一扇门，她们要把柯蒂斯的贝壳归还给大海。此前一个小时，她们在厨房里写纪念词，贝蒂搜肠刮肚地把意思口述出来，雷切尔绞尽脑汁地把它们落在纸上变成文字。她们写了回家、寻找前行的路，写了“结束是新的开始”之类的话。

雷切尔对写纪念词一点儿都不热衷，可这并不重要，因为贝蒂喜欢，而且，贝蒂几乎不识字。

“你带手电筒了吗？”贝蒂问。

雷切尔说：“没有。”她后悔没有趁机在五金店拿一个。真该拿那个精巧的迷你手电筒，而不是漂亮的折叠刀。

“该死。反正你能读，对吗？”

“我试一下吧。”

“好姑娘。”

她们把鞋子并排放置在沙滩上，向水边走去。雷切尔双手紧紧握着纪念词，以防海风把它吹跑。她眺望着翻滚的波涛，心里却没在想柯蒂斯、柯蒂斯的贝壳或者过去的事。她凝望前方，心里憧憬着：假如她们此时此刻在一个别的地方，早已放下眼前这一切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就像轮船驶过，只留下长长的尾迹。

假如……

“你觉得这样做行吗？”贝蒂问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们就把贝壳倒在这里？是不是还应该再做点什

么？”贝蒂用手罩着眼睛，似乎想遮挡阳光。其实没有太阳，她是在向黑暗致敬。

雷切尔心想，贝蒂在寻找某种征兆。风的轻言细语，月的点头首肯。她能看见什么东西吧，更重要的是，也许她能感应到什么。她在期待着某种还未出现的东西。雷切尔需要打破这种停滞的状态，她说：“我们可以把贝壳抛出去。”这样做也许更好，抓起一把柯蒂斯的贝壳，把它们抛进大海。把这些贝壳移出雷切尔的房间已经是一个大大的进步——柯蒂斯和她同住一个房间。没有她在身边，柯蒂斯睡不着。房间里所有台面上都摆放着贝壳：梳妆台上、窗台上、雷切尔的化妆箱上，贝壳像士兵似的包围着她的梳子。

“妈妈，我们不能一直站在这里。”雷切尔说。

“到那边去。”贝蒂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着一片嶙峋的礁石。礁石在海岸上突起，一直延伸进海浪里，石头上面覆盖着滑溜溜的海藻。白色的浪花拍打着礁石，激起一层层细细的水波。“我们站到礁石顶上，把贝壳撒出去，用它们做祭品。”

雷切尔说：“我不知道这么做行不行。”在防波堤尽头有两面交叉的红色旗帜，红旗之间的岩石上矮矮地插着一个白色的钢制标识牌。标识牌被风吹得直晃，上面写着“危险”两个醒目的大字。这个标识牌是新的。去年冬天，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在防波堤顶上滑倒，摔破了头，最后淹死在防波堤下面的海里。人们纷纷议论：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于是，小镇立了一个标识牌来回应人